孟子趙注補正

孟子趙注補正序

余少習孟子得轉附朝儛之說方從學於伯舅葆琛先生先生極以爲然至京師王石渠先生聞其解西嬰地於秦七百里而是之又獲交臧君西成與論孟子年月事迹深致往復當歲庚午䧟侍先君子於水城通判官廨卽欲取邠卿之注而補之奔走四方三十餘年其閒時時有獲自羈宦湘中承乏兩邑奉嚴促之令馭凋㢤之民終歲受責晨夕匙歡幾同邠卿所云困吝之中精神退漂又以年暮無子恐一旦徂謝則平生所得將就放失乃於簿書之暇粗事寫定以行世焉道光二十年五月二日長洲宋翔鳳記於耒陽縣舍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長洲宋翔鳳撰

孟子題辭　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　漢蓺文志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注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未詳其所得案王肅作聖證論語多肊造顏氏以爲未詳所得是不信之也至孔叢尤出僞撰更不足據

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幷又言邾爲楚所幷非魯也　漢地理志魯國騶縣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案騶通鄒孟子時尚有鄒國其後蓋與魯同爲楚所幷矣又案鄭語史伯言曹姓鄒莒則春秋時即名曰鄒春秋邾小邾公羊經並作邾婁小邾婁公羊音義

郰婁力俱反郰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郰婁禮記檀弓有郰婁考公郰婁合言鄒長言曰郰婁本是一音非孟子時改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孔子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作中庸鄭康成說顏淵死伯魚尚未葬則亦卒於魯哀十三年蓋遺腹生子思在十四年年甚幼不及事孔子故孔子之喪皆門人所治以子思在繈褓也知子思年六十二當威烈王六年是年困於宋作中庸中庸爲繼聖明道之書故以年箸之與上文敘孔子大事必箸年若干同例偁孔叢謂子思年十七作中庸者誤六十二非卒年也子思卒年不書史失之矣又十三年當威烈王十九年爲魯繆公元年子思年七十五穆公亟見子思尊禮之果子思年六

十二安得至穆公時孟子之言反爲失實矣又三十餘年當烈王初年孟子就外傅受業子思辨見後子思年約一百餘歲古者大儒多享神明之壽如子夏伏生竇公之流子思之年亦爾也列女傳孟母篇云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此師事子思之事也史記孟荀列傳云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爲衍字案高誘淮南子氾論篇注云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此數語全本史記而無人字知王劭說是也風俗通窮通篇亦言孟子受業子思漢書董仲舒傳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注師古曰言所學者但就舊

弟子授業不必親見仲舒又案言門人者蓋子思年過耄期不能親授經如伏生年老使女傳言教鼂錯又如康成師馬融僅從高足弟子受業而已則有人字亦通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政 案當是性善爲一篇辨文爲一篇說孝經爲一篇爲政爲一篇若今所傳孟子外書則僞之僞者也

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言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宮爲置博士之說與此同

梁惠王章句上 王曰叟注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 史記孟荀列傳云道旣通遊

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趙注云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也風俗通義窮通篇云孟軻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案趙臺卿應仲遠竝本史記以爲先齊後梁案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次年惠王卒襄王立孟子乃去梁適齊故梁惠王篇孟子見梁襄王下即記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事當時盛稱桓文故宣王首舉以問正是初見時口吻以後如宣十一年當燕易王初立齊取燕十城見燕世家即梁惠王篇一書齊人伐燕勝之再書齊人伐燕取之之事說詳臧氏齊取燕

十城考齊湣王十年當燕王噲七年齊伐燕亦見燕世家即公孫丑篇齊人伐燕及燕人畔之事亦詳臧氏考二事去梁惠王時甚後而孟子書並記爲遊齊時事則游梁斷在游齊前也況太史公傳孟荀大意謂當時學士迂怪不經惟孟子述唐虞三代之意以推崇其術非斤斤傳孟子事蹟如云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不過略言孟子遊齊梁時君不見知而已不序事之先後也下文又云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云云據魏齊二世家述騶子至齊亦在至梁之後知並是隨文順記也又案梁惠王篇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趙注云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據趙意以爲使孟子先至梁則年未老不得有叟稱今考戰國秦

漢人君於遊士皆稱先生先生亦父兄之稱其年不必盡老孟子時雖未過五十說別見惠王尊賢故以叟稱之與賈子新書先醒篇人謂知道者先生正同正是卑禮招賢之證故魏世家注引劉熙云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謂尊禮孟子依白首之稱耳孟子實未皓首甚合當時情事趙說不可從

孟子對曰王　案顧隱君炎武以史記載諸侯相王在梁襄王時謂依史記則惠王稱王爲非此隱君信竹書紀年以史記梁襄王之年爲惠王改元之年故爲此說其實惠王早稱王於國中孟子入國問俗不能不爾迨相王則稱於鄰國如史記鴻門之會沛公稱羽爲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張良曰誰爲大王晝此計者其時項羽漢高皆未王又黃歇說秦昭王

日先帝文王武王時秦未帝而臣下已作此稱惠王稱王亦此意

白鳥鶴鶴　案毛詩作翯翯說文翯鳥白肥澤貌从羽高聲詩曰白鳥翯翯說文引詩爲毛氏古文孟子則叚鶴爲翯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　注　時是也時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案尚書大傳云伊尹入告於桀曰天命之亡有日矣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鄭注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比於日言去復來也書湯誓鄭注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常喪乎日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

大四百八十七
小一十一

下民也案經文作曰時日曷喪云云則非湯言故大傳以爲桀言之趙注望文生義遂以爲湯言與經語不合又案史記殷本紀作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有衆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詳史記之詁合諸經文及孟子民欲與之皆亡則此二語爲夏民之言爲順蓋日以喻君夏民不敢斥言故曰是日何時喪乎女亦指日言民遭暴君亂世不聊生故曰予與女皆亡皆亡與偕樂相對書孔傳曰衆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此古文說故與伏生不同也

斧斤以時入山注時謂草木零落之時　案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注鄭司農曰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元謂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北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趙

廣雅書局栞

注時爲草木零落之時非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案周禮司稼以
年之上下出斂法管子國蓄篇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
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又曰民有餘則
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
即檢散即發趙注亦言人君不知法度檢斂則檢有斂義不
煩改字鹽鐵論水旱章引孟子亦作檢惟漢書食貨志云孟
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不知發檢作
斂莩作芟與今本異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案釋地河西曰雝州郭注自西河至黑
水則凡雝州地皆在河西漢書地理志上郡秦置在今陝西

大四百五十三
小四十三

延安榆林綏德等處蓋秦盡得河西地以其半屬內史以半爲上郡上郡在秦國都之左故名在魏僅可總名河西耳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固陽漢志屬五原郡作栢陽在今陝西榆林府谷縣魏河西地爲極北秦本紀正義云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南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秦境在今華州北至榆林從長千餘里皆魏河西地則魏本盡有河之西岸據全晉之險足以西制秦所謂天下莫强者也六國表秦孝公八年魏惠十七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秦本紀魏世家同此始喪地於秦也漢志左馮翊夏陽縣有故少梁今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爲魏河西地魏世家惠王卅一年秦趙齊共伐我

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商君列傳云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疾非魏幷秦秦卽幷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衞鞅將而伐魏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案秦早取魏河西地少梁此又割河西地大約在少梁以南河濱之地此再喪地也秦得分魏大河之險

渡河而東遂偪國都秦於此時卽稍稍蠶食河東之地魏人自危故又渡河而南徙都大梁（漢志陳畱浚儀縣有故大梁今在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竟委安邑而去之則安邑旁近之地當漸削以與秦此三喪地也考之後十年當魏襄王四年（秦惠文七）秦敗龍賈軍於雕陰圍焦曲沃（魏世家在襄王五年蓋獻地在是年故連類記之茲據秦紀正）雕陰漢志屬上郡在今陝西延安府甘泉縣南三十里之地在今韓城古少梁之西其時少梁以北秦上郡之地尙是魏境故猶能於此出兵以禦秦秦之志以少梁以北離魏都益遠得之不能扼其要領故雖敗其軍於雕陰不北收其地而仍東取焦曲沃以偪大梁此其至計也焦漢志宏農陝縣有焦城在今河南陝州東北西至今華陰魏陰晉三百餘里（魏襄王二年秦敗魏於雕陰襄王三年當秦惠）

文王六年魏以陰晉爲和命曰寧秦案陰晉在漢曰華陰屬京兆今爲陝西同州府華陰縣爲魏河西之極南竟魏與秦於雕陰亦以其近秦秦再敗魏而不取雕陰以非幷魏之急務故南取華陰以近大梁而取之其後圍焦曲沃即此意

北至今山西解州安邑縣魏故都二百里曲沃漢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在今山西絳州聞喜縣南十里西南至安邑五十里若旁近安邑之地未入於秦亦不能自雕陰以東六七百里之地如入無人之境則可證魏徙大梁時安邑之地多爲秦所蠶食自安邑西至河三百餘里渡河而西又北至少梁亦三百餘里卽孟子梁惠王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蓋兼河東地言之此七百里者計其程途非量其四至故不云方也蓋惠王時所喪地始爲少梁秦又自河西至安邑其雕陰以北至固陽同州以南至華陰尙爲魏地至襄王二年以陰

晉爲和是同州以南入秦也五年予秦河西之地是雕陰以北入秦也至七年盡入上郡地於秦是固陽以南凡魏河西之地尺寸皆爲秦有大河之勢全失其去滅亡也不遠矣魏世家襄王七年亦有上郡之名以盡入於秦故本秦而言也鹽鐵論相刺篇云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是桓寬亦謂惠王時已失河內河外之地今衛輝懷慶諸府古爲河內今解州安邑古爲河外雖不盡失爲秦稍稍割裂大約有七百里之遠矣

南辱於楚　案魏世家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六國表同秦本紀他世家皆無是年圍襄陵事襄陵漢志屬河東郡爲今平陽府襄陵縣北爲趙西爲秦南爲楚次年衛鞅圍固陽

故知有秦魏歸趙邯鄲故知有趙據孟子惠王言南辱於楚後楚破魏復在襄陵故知有楚此諸侯圍襄陵當是秦趙楚三國而楚爲謀主但圍城而未取邑故云辱不云喪地也與後襄王十二年破襄陵得八邑爲二事

孟子見梁襄王　閻若璩孟子年月考曰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繫於惠成王以爲其改元後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爲哀王是是紀年有哀而無襄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紀年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二十五年始辛

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其說備載於考異余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爲近實何也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書曰孟子來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見王有不似人君之語蓋初卽位之辭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豈久淹於梁如是耶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禮聘孟子而復至梁耶朱子曰七篇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耶余謂不特不久於梁實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或曰紀年魏史書魏事溫公以爲必得其眞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

惠成王九年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公孫鞅未相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偪魏何遽遷都以避之邪郎一徙都事如此其餘尚可信邪案六國表魏世家並云子罃生於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己巳三十若加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年不一百四歲乎紀年不可信如此又案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爲臣而歸綱目亦因之余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九年翔鳳案此事江愼脩辯之甚當詳第四卷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也然則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耳孟子於顯王三十五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襄立而即去梁是爲齊宣王

八年孟子遊事齊當從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云千里而見王若由鄒而往僅得半耳旣仕齊中閒遭三年喪歸鄒喪畢復事齊終不合而去須在此十二年內孟子於齊行蹤歲月約略可知者如此案齊宣在位十九年史記通鑑幷同但史記始己卯終丁酉通鑑始己丑終丁未較後十年此從史

爲長者折枝注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疲枝也　案枝支字通用

梁惠王章句下　王語暴以好樂　捫蝨新語謂此章惟鼓樂字音岳餘通章樂字皆音洛案唐風好樂無荒箋云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亦一證

猶古之樂也　閻若璩曰左傳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可證孟子

廣雅書局栞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注　孟子復問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　翟灝曰晏子雜上篇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也後漢臧宮傳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並可爲上樂字音洛之證

蹙頞　閻若璩曰說文頞鼻莖也孫疏作鼻頸非　又案史記蔡澤傳蹙齃齃卽頞頞謂鼻蹙眉也

臣聞郊關之內　注　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　案儀禮聘禮云及竟乃謁關人注古者竟上爲關此四境有關之證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注　雪宮離宮之名也　案劉熙亦云雪宮離宮之名也僞疏云宣王在雪宮之中而孟子來至從前

注孟未有謂孟子館而宣王就見者其說出流俗講書然熟思疑未謬古人所居皆可云宮離宮乃別築宮館以居遊士非指王宮孟子之滕館於上宮又燕世家昭王爲郭隗築宮此宮不專謂王宮之證史記孟荀傳云齊自如湻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孟子游齊當亦爾矣公孫丑篇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此必嘗就見故云然況使孟子往王所宜云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此自作王見孟子若讀爲從者見之之見頓易全書之例亦不然矣元和郡縣志引晏子春秋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無此文蓋涉下文有晏子語故以孟子爲晏子爾　曾子問篇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

曰公館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所爲君所使舍己者正義引鮑遺問曰注此云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荅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案此知宣王所命以館孟子者正可謂之離宮趙注所言與鄭志合

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注轉附朝儛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　僞疏云顧野王釋云儛水名出南陽恐誤儛爲儛案以朝儛爲水名者是也水經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南注云王莽更之曰朝陽也爲厲信縣應劭曰縣在朝水之陽今朝水遷其北而不出其南也蓋邑郭淪移

川渠狀改故名舊傳遺稱至今也水經又云潕水出潕陰西南潕陰漢書地理志作舞陰與朝陽皆屬南陽郡潕灘舞儛四字通借漢舞陰在今南陽府泌陽縣西北六十里朝陽在今鄧州南八十里錢獻之云今有刁水在鄧州西原出内鄉縣南逕州城南入湍水者即朝水也則朝儛二水皆在南陽明甚考漢南陽郡屬荆州爲楚地而齊景公言轉附朝儛者案轉謂周流附謂薄附言周流朝儛之水而薄至楚之國都此齊桓伐楚之故道也管子戒篇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云云軸即轉字脫畫誤分兩字附通斛故誤斛史記魏世家屈侯鮒說苑臣術鮒作附猶欲瞀通轉毛詩匪棘其欲禮器作匪棘其猶此猶欲相通桓公言我游欲轉

附朝儛管子脫朝儛二字當以孟子及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補正之太平寰宇記引晏子春秋吾欲遊轉附朝儛與管子略同惟遊欲字倒今晏子本則盡同孟子矣景公以轉附朝儛爲桓公之故事故欲觀之管子戒篇又云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尹知章注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下隱十一年左傳儛于許儛可通附此皆轉附之切證水經注潕水之左即黃城山也有溪水東北逕方城又云黃城通爲方城矣世謂之方城山此方城爲楚籓籬而朝儛之水俱近方城故管子霸形篇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注汶音岷江水所出）南致楚越之君案齊桓先至宋自

宋而西至鄭遂南至召陵召陵在今河南許州郾城縣又南濟汝水西南至葉縣今葉縣南有方城山是先濟汝水後踰方城當依小匡篇爲正管子小匡桓公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水踰方地注謂方城之地又南乃至潕水今潕水出南陽府泌陽縣西北東北流逕葉縣東南朝水又在南轉於朝舞之水即周流楚之北境當漢時猶以朝舞名縣則其深廣當與汝漢相匹而今乃漸微所謂川渠狀改也如謂二者皆山名又如近人必求之於齊地則景公何難命駕而往乃必以脩德爲問乎景公思復脩桓之業故欲覩其舊迹僖四年左傳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此遵海而南亦泛指楚地非浮舟海中傳又云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

夷循海而歸其可也循海即遵海之義與管子桓公將東游之語亦合蓋朝儛尙在齊西東行至琅邪方是齊之南境故云南放琅邪也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景公問先君桓公吳越受令荆楚惛憂莫不賓服景公時晉衛宋鄭皆孱弱不振之鄰其東則吳最大南則楚最强楚地有桓公之故道景公欲效桓之伐楚又欲循海觀兵東夷蓋自南海以至東海將經歷吳楚乃歸國放於琅邪也漢地理志琅邪郡琅邪縣越王句踐嘗治此起臺館琅邪臺在今諸城縣東南一百四十里琅邪山上吳越春秋越王句踐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春秋時越未滅吳知琅邪與吳爲近景公有威服二國之志苟不務脩德而以兵戎從以晏子先舉巡守述職以

明天子諸侯越境而行之故事而後以師行爲深戒也大雅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箋云式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操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案此與一游一豫爲諸侯度之義相應至師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是爲疚之棘之故箋又云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案此可悟今也不然一段正說桓公時事對先王之古則桓公時亦是今也召穆公以王法開辟四方而疆理至於南海齊桓公亦能尊周伐楚居然以王道自命當時稱爲義王故景公亦以爲比

於先王也又案晉語還軫諸侯又云還軫巡於天下軫者轉也還軫亦轉附之意韋昭以車後横木解軫非是此即陳轅濤塗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之說也經書及江人黃人伐陳不言齊是桓公用濤塗之說矣左氏又云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似桓公仍從陳鄭之間還師公羊傳曰濤涂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涂則公羊爲得其實也下師行糧食及爲諸侯憂即公羊師不正之義此解確不可易舅氏莊葆琛先生云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注言王者省巡守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 孔廣森曰晏子春秋曰春省耕而補不足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故於遊言休謂休息耕者於豫言助所謂助不給也東京賦既春遊

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辪綜注秋行曰豫是漢人舊說以遊豫分春秋也趙氏章句始混爲一管子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夕豫言夕古音之轉注也爲諸侯度言諸侯法之亦以春秋行其境內歲皋不過再

今也不然　案今也不然謂今日之諺與夏諺不同也自師行

而糧食至爲諸侯憂九句皆晏子引當時諺語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亾　此晏子解流連荒亾之義益證上九

句爲當時成語

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昭廿年左傳晏子言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

海之鹽蜃所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界之關暴征其私案此言皆齊之敝政至戰國而益甚故孟子舉文王治岐之法以正之文王始受命稱王周人一代之政當皆依焉而周禮獨異是以何休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而不謂爲周公所作也

左右皆曰賢　丁杰曰尚書大傳堯爲天子舜爲左右鄭注左右助也若周冢宰典國事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左右指大臣輔佐故先於諸大夫

齊人伐燕　臧庸齊宣王取燕十城考曰元黃氏震述其鄉人蔣監簿曉說謂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梁惠王篇所載問

皆稱齊宣王者是也齊湣王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之是即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余考之戰國策史記合之孟子知蔣黃之說爲是今證之　戰國策齊策宣王篇云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故爲君計不如案兵勿出齊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鮑注云後漢志當陽注縣東南有權城楚地也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於楚境燕策爲文公時魏冉傳言自惠王時任事然則此役文公末年也　又燕策文公篇云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鮑注云文公孫子噲謂文公

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鮑注云齊策此役言及魏冉知爲文公末年　又易王篇云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曰燕雖弱小强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强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雁行而强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强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史記燕世家云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秦惠王以其女爲

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復歸燕十城又見蘇秦傳案合國策史記孟子考之燕文二十八年蘇秦始說燕時齊宣九年與魏襄會於徐州諸侯相王田嬰欺楚明年楚圍齊徐州蓋燕文虐其民齊宣往征與燕再戰於權梁惠王篇一書齊人伐燕勝之再書齊人伐燕取之與燕策權之難燕再戰不勝正合鮑注謂燕文公末年是也燕文卒於是年齊宣因喪伐之取十城即孟子所謂五旬而舉之及取之是也固與齊湣伐燕噲三十日而舉燕國顯然爲二事時燕遭喪又數被兵易王尙未立故孟子有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說或謂寡人勿取者蘇秦說齊宣歸燕十城也或謂寡人取之

者田嬰使魏處之趙說勿助燕擊齊則必勸宣取燕也孟子言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如水深火熱燕民不說不取與蘇秦還燕十城之策正同特有公私之別耳諸侯將謀救燕者齊策云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燕策云文公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遂出兵救燕是也齊田嬰欺楚楚圍齊正在燕文末年齊宣十年且齊燕再戰於楚邑則楚之圍齊當亦助燕於史可考者有秦趙楚燕四國故齊宣畏之云諸侯多謀伐寡人也齊宣十一年與魏襄伐趙趙決河水灌之見史記田齊世家趙世家六國年表蓋報救燕之役也故燕策文公篇謂燕亡國之餘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正指齊宣伐燕趙肅救燕而云然乃鮑注以此爲必燕昭既立之時而

吳正傳亦云此非文公時蓋俱未細考　穰侯列傳云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任職用事考六國表燕文二十九年齊宣十年趙肅侯十七年楚威王七年正秦惠文王五年鮑注齊策謂魏冉自惠王時任事此役在文公末年是也　又考齊宣十一年燕趙秦楚四國謀伐齊時不與謀者韓魏二國魏襄與齊宣睦故宣九年與襄會於徐州十一年又同襄伐趙因趙救燕故知魏不與謀也齊宣八年韓昭侯二十四年秦拔韓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明年爲齊宣十一年韓宣惠王元年時韓兵役相尋昭卒宣惠初立故知韓不與謀也此齊伐燕在齊宣十年燕文二十九年時周顯王三十六年也後齊伐燕在齊湣十年燕噲七年

時周赧王元年也相距上下適二十年後事亦見戰國策齊策燕策史記六國表燕世家荀子王霸篇前事載孟子梁惠王篇稱謚者齊宣卒於孟子前也後事載公孫丑篇祇稱王者齊湣卒於孟子後也漢趙氏章句已蒙混不能分爲二事余因黃氏說爲證明如此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注此二篇皆尙書逸篇之文也　案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鄭注云湯征亾此引書正是湯征之文又案民望之以下皆孟子之說書也後滕文公篇

湯始征云云亦是說書故文少異而不加書曰也

非吾所能及也　閻若璩曰案孟子於梁惠王卒後猶譏其不仁梁襄王初即位譏其不似人君蓋梁未嘗爲之臣也至於滕更不特非臣且不自稱臣案孟子於梁亦未嘗自稱臣　第曰吾分益亢矣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宿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孟子趙注補正卷二

長洲宋翔鳳撰

公孫丑章句上　或問乎曾西曰　注曾西曾子之孫　困學紀聞曰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考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曾西蹵然　案說文𣢟怷然也从欠未聲孟子曰曾西𣢟然則孟子舊本作𣢟作蹵者趙所改爾

微仲　史記宋微子世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書序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正義啟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

爲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也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中衍卽微仲衍檀弓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鄭注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合呂覽檀弓宋世家之言知衍是微子之弟孟子正以是兄弟故以比干箕子同時並稱漢書古今人表微子紂兄在第二等微中仲同在第四等列膠鬲商容之閒又有宋微仲啟子在第五等則宋微中之爲啟子者別是一人不得以名衍者當之宋世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更無微中爲啟子者人表多據傳聞之異或當時有以弟爲子者故並記之與閻百詩遺去人表第四等之微仲但見第五等之宋微仲遂以仲衍爲啟子并強解檀弓之立衍爲舍

孫立子之證不知與孟子語意絕不合

雖有鎡基 注 鎡基田器耒耜之屬 錢大昕曰周禮薙氏注以茲其斫其生者疏云漢時茲其卽今之鋤也禮記月令注田器鎡錤之屬正義引孟子作鎡錤茲其鎡錤鎡基文異而義同 案說文欘齊謂之鎡錤此取孟子之言廣雅云鎡錤鉏也

我四十不動心 不動心卽大學之正心不爲外物所誘則心能正如北辰之居其所尙書大傳言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則居中亦未嘗不動不動者不爲外誘所動耳使北辰不動則恆星不能周天心而不動則庶事不能就理如告子之不動心卽莊周所謂槁木死灰豈足以應萬事乎

孟施舍注孟姓舍名也施發音也　閻曰趙氏意以古人二字名無單稱一字今曰舍則舍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也遂以施爲發音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句吳越曰於越若在中則語助辭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曾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乎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注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　案壹讀爲賈誼傳壹鬱其誰語之壹說文壼壹壼也从凶从壺不得泄凶也易曰天地壹壼案今易作絪縕絪縕壹鬱壹壼並聲轉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臧庸曰文選班孟堅荅賓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

然之氣李善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浩然也後漢傳變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注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浩然與浮雲相對是亦以浩然爲天氣趙項之釋有所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氣當是俗人所改漢書敘傳上顏注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朱子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皆與古義異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　義人事之宜道天道與猶合也配以人事之宜合乎天之常道斯能養其浩然之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顧炎武曰倪文節思謂當作必有事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誤以忘字爲正心二字禮祭義見閒以俠甒鄭注見閒當爲覸史記持梁剌齒肥索隱剌齒當爲齧此皆古書一字誤二字之證疊勿忘作文法

汙不至阿其所好　注　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　汙汙世也言當汙世是非不公獨此三人不至阿其所好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

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注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大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　案論語言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夫子自知脩春秋素王受命可以百世不僅十世邠卿此注已見其理矣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注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　案堯舜三代皆得位爲君而孔子以素王受

命此實生民以來所未有以爲大過非也
關譏而不征　注　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　案王制漢文帝時作時周禮未出所謂古者指春秋以前也周公成文武之德不當改治岐之政以此益見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孟子欲變戰國之法故與周禮異

公孫丑章句下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周秦人言親戚者皆指父母而史記稱箕子比干爲紂親戚以紂之諸父故亦以親戚言天子同姓謂之伯父叔父歟左傳言封建親戚以藩

屏周凡同姓有伯父叔父之稱故皆得稱親戚春秋滅同姓名謂同姓之國不相滅孟子寡助之至親戚畔之謂同姓之國皆相離畔禮異姓不稱父則稱親戚但可施於同姓耳戰國策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以親戚與父母對舉亦謂一家之人皆畏懼之矣後萬章篇以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同對知貴戚亦謂同姓趙注以貴戚爲內外親族非是

孟子將朝王　案此當在齊湣王時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　東郭氏景丑氏氏皆訓家論語自孔氏亦謂自孔子家來耳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　翟曰風俗通窮通篇孟子絕糧於鄒薛

困殆甚所云戒心當在絕糧時

孟子之平陸 閻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邑爾時屬齊卽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在中都卽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

子之蚳鼃 閻曰鼃亦屬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丘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共伐之至靈丘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明年燕獨深入取臨菑加以蚳鼃去王遠無以箴王闕特辭靈丘請士師足徵爲邊邑但實不知所在爾

時趙別有靈丘以葬武靈王得名卽今靈丘縣孝成王以靈丘封黃歇絳侯擊破陳豨於靈丘皆其地注史記者以此之靈丘爲齊之靈丘無論齊境不得至代北而絳侯時安得國有靈丘胡三省注齊靈丘又以漢淸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肊度毋寍闕疑

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　孟子在湣王時不受祿故云無官守言責

使虞敦匠事嚴注　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　孔曰敦治也讀如敦商之旅之敦

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注　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

厚薄皆然　孔曰注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愚謂中古尚指周公以前周公制禮則自天子至庶人皆有等故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夫子制於中都亦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是庶人棺槨不得同七寸矣繫辭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大氏通言黃帝堯舜墨子偏主節葬之說然已云禹有桐棺三寸則木棺代瓦不始於殷而檀弓特舉殷人棺槨似殷始定棺槨尺寸之度者也孟子多言殷法分田則取助不取徹分國則言三等不言五等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孟子學長春秋每於此見之

得之爲有財　王念孫讀書雜志曰國策西周篇秦與天下俱

罷案俱字後人所加與猶爲也謂秦爲天下所罷也秦策吳王夫差遂與句踐禽言爲句踐所禽也爲謂之與與亦謂之爲齊策張儀以梁爲齊戰於承筐言以梁與齊戰也孟子得之爲有財古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史記淯于髡傳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是爲與二字聲相轉而義亦相通也

於人心獨無恔乎　案廣韻恔字下云胡敎切出孟子蓋其時劉熙孟子注尙存作恔者當是劉本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注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　案高誘注呂氏春秋亦以管叔爲周公之弟與趙氏所言同並是東漢人俗說

孟子致爲臣而歸　俗傳孟氏譜云孟子於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冬至日卒年八十四此言誕不足信公孫丑篇孟子將朝王章言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是蓋在齊湣王十二年燕人畔孟子去齊之前當赧王三年孟子年宜過七十故云齒尊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則五十六十雖在養老之列而尚無此隆禮安得以尊齒自居若孟子生於烈王四年至赧王三年僅六十一歲不宜云爾矣計孟子致爲臣而歸時已合七十致事故云致爲臣若曰不可更仕矣他日王謂時子曰吾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此亦養老優賢之義不

能更令孟子仕但畱其歸也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畱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曲禮七十賜几杖孟子對客隱几正是年過七十之證又案齊宣王十年當周顯三十六年依俗譜孟子年四十是年有伐燕事王問孟子則已爲齊卿預軍國之議公孫丑夫子加齊卿相之問當在此前而孟子已言吾四十不動心則此時已過四十矣以赧王三年孟子七十餘歲知生於安王二十年前後游梁時四十六七歲遊齊時四十八九歲歿當在赧王二十年後孟子年九十餘矣以孟子書魯平公稱諡平公卒於赧王十九年也齊湣王不稱諡湣王卒於赧王三十一年也可推知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年之後三十年之前矣則生於烈王四年之說全不可據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注謂未來仕齊也遙閒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　案此卽指孟子將朝王一章事故

曰願見不可得趙氏不以此爲湣王故云謂未來仕齊辭十萬而受萬　案齊宣王八年魏惠王卒九年孟子至齊以宣王伐燕取十城在十年知之黃震日抄引蘇曉日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是也齊湣王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之是卽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是也宣王在位十九年自此至湣王十一年燕人立平之歲凡二十二年以陳戴齊卿蓋祿萬鍾計之當得二十二萬而孟子云辭十萬者葢謂湣王時所辭之祿也其事當考之公孫丑篇云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此問辭十萬之事也曰非也于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此指見湣王非見宣王也若孟子始見宣王退有去志君臣之義未深可濟淅而行惟見湣王不可與圖事而於宣

王君臣之義深蓋在宣王沒三年中孟子臣爲君喪不可變服而去之此不欲變之說也孟子當湣王時罕得接見故云于崇吾得見王以不常見故云得見即告子篇所云吾見亦罕矣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正以其罕見孟子故飾辭云爾也列女傳稱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又云道不用於齊而母老案宣王嘗言我雖不敏請嘗試之則宣王欲用孟子之言矣迨宣歿而湣不能繼父志故孟子處齊而憂即退有去志之時也迨終宣王喪而又以母老未即去又喪母以喪歸魯約在湣王五六年間迨喪畢返齊適當湣王九年而有伐燕之事所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也蓋自宣十九年至湣十一年共十二年中除去喪母歸魯二年餘前後當

有十年卿祿萬鍾十年所辭適有十萬矣王謂時子養弟子以萬鍾言致卿祿一歲之粟若後世致仕食俸之法也下文因子叔之疑言及又使其子弟爲卿卽指養弟子以萬鍾之意

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注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　翟曰上有私龍斷焉音義丁云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是也張云斷如字或讀爲割斷之斷非也陸善經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如陸之說則龍音壟案列子湯問篇說愚公移山事曰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可爲陸說之確證說文買字下引孟子曰登壟斷

而罔市利直作壟字三家惟陸說為長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而宿也　案史記田單傳聞晝邑人王蠋賢集解曰劉熙曰齊西南近邑晝音獲正義曰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澅水為名又案後漢書耿弇傳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中居二城之閒注云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晝中邑名也晝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澅水因名焉又案水經淄水注云又有澅水注之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為宿畱水西北入於

時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故世以此變水名也案此三證則晝當作畫音獲然畫邑自在臨淄之西北趙劉二注並以爲齊西南近邑者則以𦤎在齊之西南故望文生義水經注言澅中東去臨淄城十八里與耿弇傳所言居二城之閒者里數相符𢬵地志言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此據流傳之說故與水經注里數不合當以水經注爲正後世以孟子三宿出澅變水名爲宿留宿留之名與晝音相近故趙氏之本改畫爲晝又廣韻四十九宥晝字下云又姓晝邑大夫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風俗通作於應劭與邠卿並沿俗說當以劉熙爲正

申詳　檀弓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注云申祥子張子又云大

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按顓孫合言爲申祥詳字通

子爲長者慮注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　按曲禮大夫七十致事自稱曰老夫長者即老夫之謂孟子致爲臣時已過七十矣

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曰然且至又曰千里而見王謂自魯反於齊千里言遙遠也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　江永羣經補義曰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赧王三年己酉孟子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八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

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也其誤始於劉歆厤譜共和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世本及歷譜作微公)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亦作慎公)三十年眞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眞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厤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三年耳而厤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卽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翔鳳按直是歆私改非誤本也)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卽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

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然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今傳己卯者異武王陟於十七年丙申成王元丁酉三十七年陟康王元甲戌二十六年陟昭王元庚子十九年陟穆王元己未五十五年陟共王元甲寅十二年陟懿王元丙寅二十五年陟孝王元辛卯九年陟夷王元庚子八年陟厲王元戊申二十六年陟厲王之十二年己未奔彘十三年庚申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即史記十二諸矦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但非若周公召公共行政之說也宣王立共伯和歸國逍遙行志於共山之首莊子有共伯得乎共首之語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經世

諸書武王己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羨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厤譜誤衍之數也昭王十九年誤爲五十一年孝王九年誤爲十五年夷王八年誤爲十六年厲王十三年庚申誤作三十八年庚申除去己卯至辛卯十二年今史鑑多於竹書紀年者六十年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八百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豈不知其年數反缺去七十餘年邪然則劉歆厤譜全不足憑邵氏金氏宗之者誤矣　翔鳳按劉歆厤譜即漢書志所載三統術也其所引古文書春秋傳魯世家俱歆私定以傅會其術馬鄭諸儒已受其惑江君不信眞卓識也

居休　閻曰故休城今在兖州府滕縣北十五里距孟子家約

百里

孟子趙注補正卷二

磁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孟子趙注補正卷三

長洲宋翔鳳撰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 注 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麇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

翟曰案春秋成十六年滕文公卒滕之先君已有諡文者後嗣不應犯同信乎文非本諡而但以行文德稱也同時魯文公見於史記在系本乃云湣公宋康王見於國策在荀子乃云獻王微弱之國垂至於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諡不獨一滕君也

成覸　說文覸很視也从見肩聲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覸者廣

韻二十八山𩥭人名出孟子齊景公勇臣成𩥭案廣韻所據蓋劉熙本與說文合是𩥭爲正字

公明儀曰　閻曰公明儀見檀弓注子張弟子見祭義注又曾子弟子公明高亦曾子弟子也疑高與儀爲兄弟　案墨子公孟篇記公孟子與墨子問難皆儒家之言孟與明通公孟子卽公明子其人非儀卽高正與墨翟同時

父兄百官皆不欲注父兄百官滕之同姓異姓諸臣也　案父兄謂同姓百官謂異姓書平章百姓百姓百官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案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云云其文與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辭意正同論語孔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之所宜

木則古者度地居民先就王國山川之廣狹土地之肥瘠人民之衆寡以定授田多少之數非以五十七十百畝行之天下也案禹貢冀州賦上上錯馬曰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冀州田中中馬注以土地高下言是冀州夏所都鴻水既平安邑陽城之間皆瀕河沃衍而無水患民不流離日以滋生故一夫授田五十畝而已足又禹貢總銍秸粟米之賦皆在五百里甸服之内以其賦上供天子郎謂之貢故八州兼有貢賦賦爲諸侯之入貢爲方物以獻王國冀州有賦無貢以賦爲天子所入則五十而貢正就冀州之賦而言其在諸侯不能限以五十惟什一而稅内外遠近齊一耳豫州賦錯上中視冀又下一等爲商所都湯都河南書序自契至成湯八遷蓋河水至豫竟

則多患不安其居人民亦少於冀故一夫可授田七十畝書逸篇有帝告釐沃帝告不知所謂釐分也沃沃土蓋區分其沃土以定七十而助之法其後遷河北近冀或用夏法有授田五十畝者故盤庚篇鄭注云祖乙居耿者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爲君時事案土地迫近者謂授田少也山川嘗圮者謂河患多也史記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湯居亳中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及盤庚凡五遷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畿內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脩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

然後百姓由甯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法也案法則可脩者卽盤沃之法也行湯之政者行七十而助之政也學者讀盤庚之篇可以知脩溝洫行井田以爲助法之意自盤庚治亳殷而田制始復故稱殷人（凡殷法皆盤庚所脩而田制其最大者）周人百畝而徹者蓋本於公劉郉岐豐鎬皆在雍州賦中下在第六等人功少而地大故授田可得百畝詩篤公劉篇云其軍三單鄭箋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此人少之切證又度其隰原徹田爲糧箋云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此公劉定徹法之切證又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傳山西曰夕

陽荒大也此地大之切證以後文武周公皆不改公劉之舊故詩有豳風周禮籥章龡豳詩豳雅豳頌知公劉之法未改也惟周禮就洛邑定制始雜用夏殷貢助之法而五十七十百畝之文儒者猶相傳而不廢要之可耕之地不必正平其高庳廣狹畸零之數必執度以度之然後可以得井田故王制言司空執度度地居民也又必求地防使水屬理遜用磬折句矩而後可以爲溝洫故考工記云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遜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于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以地勢三復此言知溝洫川涂之形本無一定必通以句股之算乃能出其正方而井田立故九數之法一曰方田凡所謂五十七

十百畝其多少伍通之以算無所為改畛涂溝洫之紛紛也　案說文耡商人七十而耡耤稅也从耒助聲周禮以興耡利萌（字異）又案周禮太宰友以任得民注曰友謂同井相合耦耡作者音義曰耡音助又遂人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注言鄭大夫讀耡為耤杜子春讀耡為助謂起民令相佐助又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注與遂人注同後鄭又云耡者里宰治處也于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為名是耡與助古字通許氏文異孟子而義不異

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　合數歲之豐歉校得其中數為常貢

使民盻盻然　案說文盻恨視也从目兮聲

雖周亦助也　詩大田言曾孫來止箋以曾孫爲成王成王時洛邑已建故用助法有公田也孟子時井田法廢已久故云雖周亦助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孟子言夏曰校此言立學以明人倫卽大學明明德親民之義其重則在師以道得民然文王世子有天子視學之文保傅篇言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故孟子又言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言立學之法非徒得民實王者之所師推乎其極以見立學之重當時學校久廢在上者無承師問道之事使王者興起必先立學而來取法蓋尊師自王者始也而趙注云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

國似謂滕君不足以行王道但足爲王者所取法則下文新子之國卽以文王之新命期滕君者又何說也

子力行之　閻曰案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得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孟子則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爲世子是君薨亦稱世子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爲三年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爲子直至踰年改元然後兩稱爲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

則孟子於滕行蹤歲月略可覩矣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注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

案周禮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又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趙氏據此遂以國中專指園廛以使自賦爲使從二十稅一之賦與康成引孟子不同但周禮本無什一之說故其言任地之數多少不齊孟子既言其實皆什一井田九百畝以八家共耕公田百畝亦是什

一之法國中什一者則欲均園廛近郊遠郊而一之郊外謂之野知郊內皆是國中也助者隨其歲之豐歉而收其公田之入賦者歲有常數卽龍子所言貢法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案韓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漢書食貨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趙岐以經界爲列國之疆界故以侵鄰國爲說

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爲廬舍（師古曰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去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敎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湻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何休公羊傳注（宣十五年）曰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畮以養父母妻子五

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又曰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又曰在田曰廬在邑曰里趙岐注孟子五畝之宅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案言冬入保城則春夏蠶時婦子饁餉當在田知樹桑亦在中田之廬故魏風言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又言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此正公田十畝之證言魏國削小民無所居故思古者行井田之事而欲往也鄭不謂有公田十畝故箋義異詩正義申鄭以班固諸家爲謬且據孟子其中爲公田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

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何得分若取十畝各自治安得謂之同養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私有二畝半何得爲皆私百畝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彼申鄭義當如是而盡絀諸儒則非也詩言十畝之間又言中田有廬鄭箋但言農人作廬以便田事似謂農人草草結廬非有屋舍則鄭固不謂有二畝半之宅使井田中無廬舍安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所謂同養公田者謂一家分治公田十畝合計功力卽可爲同非必八家之人紛紜於百畝之中也況既有百畝之私田又加十畝之公田亦是什一而取一與徹法正通若幷二十畝而耕之則什一之法不平知二畝半爲廬舍不在所耕之内雖爲民居亦由官予故不嫌

在公田百畝中也總之井田九百畝以畸零積算而割圜以出方不能有四方正平之形其中受田還田一易再易及圭田餘夫分合多寡隨時不能一成而不變故井田一廢渺無遺規可見而至今誦班固何休之言若恍覩三代之治則烏可指爲謬戾乎

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注是爲厲病其民以自奉養論語則以爲厲己也鄭注厲讀爲賴恃賴案孟子厲民以自養厲亦當讀賴謂滕君不與民並耕則恃民以自養矣下厲陶冶厲

農夫並作此解乃順

是率天下而路也注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困之路也管子戒篇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王尙書引之曰握當作振

說文振舉救也路讀爲露露家困窮之家也方言露敗也莊子漁父曰田荒室露管子四時篇國家乃路路亦同露亦訓敗也孟子率天下而路趙注謂羸困之路義與管子同

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注疏通也瀹治也排壅也　案九河濟漯近海爲北條之水汝漢淮泗近江爲南條之水馬季長謂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濟淮南條行江漢此就禹貢導水言若論中國大勢則但可分南北而已史記河渠書曰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渤海案孟康漢書注曰二渠其

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指出貝邱之河）唯用漯耳是河與漯相分合濟與河相出入案水經注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在今濬縣東北）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南泆爲滎澤是濟入河在南漯稍北九河又在北蓋引河而北必先疏九河下流通則上流不壅而濟漯二水又當河水自西來北折之要衝河流不南則濟漯不竭濟漯常治則河亦不南決東北之地有此數大川環繞溝渠畎澮易於濬深不難耕作則北條之水以九河濟漯爲重汝水出宏農（今河南府嵩縣）東南至新蔡入淮泗水源最近東（源出今山東泗水縣）而入淮最在南（今江南清河縣爲泗入淮處）漢入江汝泗入淮而淮之下流與

江近淮南王書曰本經篇舜之時江淮通流是在禹導水之前蓋因其橫決之勢排淮通江以疏水患淮患既平之後則淮自就近於漢廣陵淮浦今江南安東縣境趨海孟子述其始事故與禹貢不合而言淮注江也總之九河不壅則河長北流又可治濟漯諸水則兗冀之閒水患除而水利大興無庸仰給於東南且河不奪淮則今淮安以北夏秋之際亦不至河淮並漲有岌岌殆哉之懼此一世之利也太史公專言禹厮二渠以補禹貢之闕明導河北流以救後來之弊故名河渠書以厮渠之法經所未及也既厮二渠其北注海僅數百里然九河濟漯水悍而土疏難治數倍於江淮蓋不可以力敵曰疏曰瀹但若爲溝洫使水性適利不爲土所壅遏疑無

事於河者迫既疏既瀹則其注海乃順而易故曰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諸之言之於也近且易之辭也曰決曰排乃力捍水勢禦其衝瀆束其橫流江漢時有水溢而土不爲患淮則隔阻又時而不合於江然終不聞淮水之爲土壅而涸至於曲折艱阻乃數倍於九河濟漯故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之者曲折而遠之辭也今之浙江古名曰之江亦此意或曰禹之導水既使淮自入海其言注江也曷以故曰淮之入江與自入海無所利害於其閒也淮本有通江之故道故孟子存其法以待後聖人立法在乂安中國而已後之學者明先聖之道亦求興利除害不必泥古人之陳迹也且江漢淮汝之通流非徒孟子言之也卽墨子亦言之墨子之書

廣雅書局栞

曰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皇孫之水北爲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竇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於越南夷之民見兼愛中篇　案言東方漏之陸者即河至大伾以東厮渠北載之高地也防孟諸之澤者濟水之所經也灑爲九澮疏九河也使兗境之水北趨至冀以入海即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也言江漢淮汝東流注五湖五湖爲江水之下流墨子所言亦以禹治水之先淮汝本有通江之路也

放勳日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案孫氏音義放勳日

丁音駘或作曰誤蓋總舜禹稷契之事者放勳也故曰日勞之來之云云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注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愼終追遠也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

於漢二百餘年不絕案趙注孟子卽據此文又案禮記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敢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案祭於家者謂其家有廟者也孔子之没伯魚先卒子思尚幼且庶士但祭禰故弟子用向墓爲壇之禮故冢上爲壇場而有祭祀也

秋陽以暴之 注 秋陽周之秋夏五六月盛陽也 案趙氏不知四時不隨正朔變說見白虎通 故以秋爲夏孟子言七八月之間雨集又言七八月之間旱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彼無秋字爲夏五六月其時多雨故不可以暴秋則多晴故秋陽烈於夏日也陽亦謂天之清晏也

蝇蚋姑嘬之　孫氏音義曰蚋張音汭云諸本或作蟠誤也丁云蟠未詳所出或以蟠與蚋同謂浮蚋也音由又丁說云蟠姑卽螻姑也

滕文公章句下　且志曰枉尺而直尋　翟曰文子上義篇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尸子引孔子曰詘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也案文子東周初人而尸佼爲商鞅師穀梁傳嘗引其言亦略前於孟子陳代所云志或是此等書

吾爲之範我馳驅　注範法也　案孫奭音義曰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又案文選東都賦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轡不詭遇李善注曰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

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晉主夏盟爲范氏是以後稱前也孟子曰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劉熙曰横而射之曰詭遇趙注同說文曰䁆視也案善注先引孟子後釋䁆字則以孟子釋范氏遂牽連劉注并釋後詭遇如䁆解詭遇不得在解䁆之前也是選注引孟子範我當作范氏蓋劉熙本也章懷後漢班固傳注曰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王良曰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曰範法也爲法度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得遇詭遇非禮射也則能獲十弦不失禽謂由基也䜌不詭遇謂范氏也案章懷以范氏爲趙之御人則亦以孟子範我爲范氏而仍引趙注者蓋當時爲後漢作注往往雜用舊

注故有此參差又今孟子本作吾爲之範我馳驅文選及後漢書注引並無之字蓋今本涉下文而衍又案宋書樂志何承天君馬篇云願爲范氏驅雖容步中鑾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此用劉熙本也又宋書王微傳與江湛書曰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此用趙岐本也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　閻曰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如諸侯之喪禮可見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各隨其俗如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衞異於魯意者孟子所言其鄒俗乎

以供粢盛 注 粢稷盛稻也　禮記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音義齊盛本亦作齍與粢同又公羊桓十五年傳御廩

者何粢盛委積之所藏也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案粢盛之粢或作齊或作齍齍是正字粢齊叚借趙氏以粢爲稷盛爲稻乃望文生義不足據周禮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注謂黍稷稻粱麥苽則黍稷曰粢者亦舉例耳說文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齍黍稷在器以祀者齍盛同義散文則通也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注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也　翟曰依趙訓是畫墁爲鏝脂畫冰費日損功之意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　萬章當是宋人孟子在宋而從游故以宋事爲問猶公孫丑齊人以加齊卿相爲問也

湯居亳　詩元鳥正義曰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

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者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失其傳故不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閒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皇甫謐云學者咸以亳在河洛之閒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甯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不祀湯使亳眾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甯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眾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

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也然則殷有三亳
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
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
之篇三亳阪尹是也如謐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亳爲尸鄉
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爲殷湯所都是舊說爲然故從之也且
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
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謐所言三
亳其地皆非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爲三
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是鄭以
三亳爲分亳民於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爲周地河南
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音義曰臣瓚案湯居

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爲濟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爲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　案漢之梁國於春秋爲宋地蒙穀熟甯陵薄縣皆在其境宋爲殷後故臣瓚皇甫謐傅會爲湯所都孟康則更傅會甯陵爲葛伯之國其實漢書但有偃師尸鄉殷湯所都一語故康成獨所據信正義雖申鄭說而未駮去衆家爲未暢也

書曰葛伯仇餉注書尚書逸篇也　案此逸書湯征文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

我后后來其無罰注載始也言湯初征從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亦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君來我則無罰矣

案梁惠王篇湯一征自葛始此以載爲始是孟子引書而兼說其義也注中又一說爲再十一征眞俗說也自書曰徯我后至下文以迎其小人孟子又引夏書以證商書也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元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尙書逸篇之文　毛詩鹿鳴箋引書篚厥元黃篚匪字通正義曰鄭氏引允征曰篚厥元黃則此

所引亦爲允征文實鄭誤也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僞書也
又案書堯典正義曰鄭注書序允征云允征臣名又注禹貢
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案馬鄭逸十六篇書有允征
非張霸之百兩篇也詩正義以東晉尚書爲眞遂以鄭所引
爲張霸書則孟子書曰傒我后至以迎其小人六十一字皆
夏書允征文其周王大邑周周字皆古文君字之訛君古文
作㕣也趙以兩周字遂望文生義以有攸以下爲道武王伐
紂事而以傒我后二字屬上後作僞書者卽本此其實臣與后正相對
又說文解字引逸周書曰實元黃于匪當是逸書周字後人
所加耳又案孟子惟臣附于大邑周及實元黃于匪皆作于
是書辭救民於水火之中作於此引書旣畢而說其義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注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　案孔子序書有百篇二十字衍文趙岂誤記張霸之百二篇爲百二十篇而仍爲古尚書乎

注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　案所謂今之尚書大誓者西漢所得之大誓馬鄭古文所載今惟見周本紀所謂傳記引大誓者春秋內外傳禮記孟子荀子墨子等書也

孟子謂蚳䵷不勝曰　僞疏云蚳䵷盈之即蚳不勝字盈之也荀子解蔽云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注云載讀曰戴戴不勝使辟居州傳王見孟子即韓非云太宰戴驩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 注莊嶽齊街里名也 炳燭齋隨筆曰左傳襄廿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卽此莊也襄廿八年慶封反陳于嶽卽此嶽也蓋皆齊城內街里之名

段干木 閻曰段干木史稱受業於子夏之倫段干木與子夏皆客魏爲子夏弟子可知 臧庸拜經日記曰廣韻二十九換段姓出武威本自鄭共叔段之後風俗通云段干木之後史記老子韓非傳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軍封於段干集解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索隱段干姓朋名戰國策作段干倫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蓋因邑爲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

廣雅書局栞

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庸考之風俗通十反云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蠒而存郢亦以干木爲名左太沖魏都賦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劉淵林注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趨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己易寡人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見期賢篇與今本異此先秦古書非漢魏後文人割裂可擬而首連其姓後稱其名與應氏合水經注河水四云有段干木冢干木晉之賢人也亦以干木爲名顏氏家訓音辭篇載梁元帝云段非干木以段姓惟干木爲最著也劉子文武篇干木在魏袁孝政注云姓段名干木蓋段干出老子後段出干木

後其段干子段干朋皆老子後與干木譜系無涉且鄭共叔段之後為段氏則干木之前先有段氏魏亦何妨並有段氏段干氏乎

陽貨欲見孔子　案滕文公上篇陽虎曰為富不仁矣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又下篇陽貨欲見孔子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似以虎與貨為二人一是季氏臣一魯大夫與論語孔注異案昭廿六年左傳成大夫公孫朝為孟孫氏邑朝是孟氏家臣而稱大夫則陽虎亦以大夫自命聖人居魯遠害不能不以大夫禮報也

病於夏畦　劉熙注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五十畝為大畦

廣雅書局栞

江淮河漢是也　閻曰願景范說禹貢九水黑弱二水自荒裔之川渭水止在雍洛水止在豫濟則滅沒難明當在闕疑之例迄今其條貫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余語景范孟子言水由地中行不證以四瀆而曰江淮河漢得毋豫知今日之水之地如淮泗注江之說邪

沛澤　劉注沛水草相半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注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案經傳

皆不言武王伐奄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以後武王更無討伐之事書序又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案立武庚者使爲殷後又命管叔蔡叔與武庚爲三監言三監及淮夷叛者管蔡商奄也尙書大傳言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尙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又豳風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武庚管蔡皆藉奄以叛奄蓋淮夷之長帥故東征以伐奄爲急言黜殷命殺武庚時奄尙存討伐未畢也故書大傳言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踐之言

殘滅之蓋殘奄則東征事已此東山之詩言周公東征三年而歸矣卽三年討其君也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欲得管蔡商奄之情則必居東奄與淮夷在兖徐之間大抵近荆楚羣蠻之地故史記魯世家及蒙恬傳皆有周公奔楚之說奔楚與居東實一事傳記說之各異不若詩書之可案也漢儒以洛誥已復子明辟遂謂洛誥以後若多士諸篇皆成王卽政後所作不知自大誥以至洛誥皆言黜殷之事自多士以至多方皆言踐奄之事故書序於多方篇後總之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凡言成王者皆周公攝爲之非成王卽政淮夷又叛也案史記燕召公世家言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書序君奭任多士無逸

之後成王政諸篇之前則皆攝政時事此太史公所傳古文說也況攝政但代成王施令行政其位仍列於師保不必如漢人言周公稱王也多士篇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四國管蔡商奄也民命謂君也奄在淮夷之北淮夷非一君同時遷滅之故云滅國者五十王制鄭注云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正義云黜者謂於周家有過諸侯黨紂而惡者皆黜退之不得復爲諸侯據此知滅國五十亦周公攝政時事是成武王之意也此相成王而孟子繫之於相武王者大誥曰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則周公相成王之事皆武王之事亦皆文王之事故下文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

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則曰相武王而文王武王成王胥統之矣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舞以嘉其德案商人商奄也東夷淮夷也蓋淮夷能服猛獸以助商奄之虐而周公驅之江南又秦本紀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與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案此則飛廉不與殷亂孟子言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當亦如鄭語戮之於路之戮不必殺也或者飛廉於紂亡之後仍從武

庚爲之合淮夷與武庚相應故周公驅而戮之凡與海近者皆可謂之海隅其後仍得還葬霍太山則驅飛廉亦與伐奄同時矣中潏在西戎生蜚廉驅飛廉即戎狄是膺伐奄即荆舒是懲也魯世家言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音費作肹誓徐與舒音相近淮夷徐戎即荆舒也則伯禽之伐淮夷徐戎亦周公命之費誓之作與成王踐奄一時一事也伯禽封魯早矣其先則爲方百里三年踐奄滅國五十之後乃益魯以殷民六族有奄淮夷之地而有地方五百里因又命之故洛誥有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之事非至是乃封伯禽也定四年左傳言伯禽封魯在封康叔唐叔之前則在管蔡末流言之始也其書

傳所謂一年救亂事乎古今文家說者各異在讀書者折其衷矣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劉熙注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

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七國之君有地數千里而稱王此諸侯放恣也布衣之士揣摩其意旨馳騁其辭說飾詐譎起以干之如蘇張從橫申韓刑名孫吳兵法及談天雕龍炙轂之徒惟在動時君以口舌希遇合於立談此處士之橫議所害者一國一君猶未中於天下之人心也其術不及於下世而足以號召徒衆流衍當時其名則欲以救時而因之中於人心害於後世者其楊墨之言乎楊朱不

見於古今人表其人蓋與老聃同時莊子應帝王篇言陽子居見老聃張湛列子注云楊朱字子居陽與楊通用楊朱即陽子居（列子有楊朱與禽滑釐辨論滑釐當在後是寓言也）則楊朱之學即託於老子其後明其說者皆莊周列禦寇諸人之弟子故周秦間人不甚言楊朱而其言實猖狂恣肆而不息凡同於爲我者皆是也墨翟於古今人表在周貞定王時後於孔子而當時以儒墨並稱爲顯學淮南王書言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刃死不還踵此墨者之盛其不名於墨者如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之流其說實皆同乎兼愛楊墨之說之盛則其視諸侯之放恣若匹夫視處士之橫議若蜉蝣與蠛蠓當人心蕩蕩無所適從之時皆歸之如親戚尊之如國君故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其禍極於人心之不正有烈於當時之諸侯處士者矣若有謂孟子所以距楊墨甚至而闊略於餘子爲疑故論及之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　翟曰論衡刺孟篇作匡章子曰有子字荀子不苟篇韓子外儲說陳仲並作田仲案陳仲在荀子所非十二子中則當時應著書而漢志不錄則其亾久矣淮南氾論注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

居於陵　史記索隱引孟子曰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於於陵案此所引葢劉熙諸家之注然以爲適楚者非也既云避兄離母處於於陵而其母殺鵝與食則去其母不遠也又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曰於陵子

仲尙存乎使其適楚則戚后亦不得問齊使矣　閻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酈注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卽陳仲子夫妻之所隱志長白山者節去下山字若以抑泉口卽其家於陵非也唐張說石泉驛詩自注於陵子仲宅漢於陵故城章懷注在今淄州長山縣南與通典合張說詩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我行弔遺迹感歎石泉空石泉非卽孟子所謂井者邪江繡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邱縣清河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居二百里矣

匍匐往將食之　管同曰將取也書微子將食無災文選注廿七引孟子作將而食之案選注所引蓋劉熙本

兄戴蓋祿萬鍾注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　翟曰音義戴蓋丁張並音盍路史國名紀陳仲子戴盍案合音義路史觀之似皆以蓋連上讀　孔廣森曰敬齋古今黈讀兄戴蓋爲句云戴蓋祇是乘軒愚案蓋既爲王驩邑不當又爲仲子兄邑太元務次四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戴車載是李氏戴蓋之語未爲無本

孟子趙注補正卷三

宿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